



数字报



光影集



RSS分析



订阅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微博

中国社会科学报微博

[首页](#) [本社概况](#) [本社记者站](#) [学术资讯](#) [特别策划](#) [高端对话](#) **[学科频道](#)** [国际观察](#) [订阅](#) [数字报](#) [会员服务](#) [ENGLISH](#)
[马克思主义](#) [哲学](#) [宗教学](#) [语言学](#) [文学频道](#) [艺术](#) [新闻传播](#) [史学频道](#) [经济学](#) [法学](#) [管理学](#) [政治学](#)
[公共管理](#) [教育学](#) [心理学](#) [军事学](#) [社会学](#) [科学与人文](#) [跨学科](#) [前沿](#) [评论](#) [争鸣](#) [社会思潮](#) [学林](#) [学府](#)
[后海](#) [书品](#) [文化产业](#) [期刊](#) [区域](#) [博物](#) [人文地理](#) [对策](#) [学苑](#) [身心](#) [文摘](#) [科技创新](#) [国际](#) [域外](#)
[四川记者站](#) [驻院记者站](#) [上海记者站](#) [广东记者站](#) [陕西记者站](#) [湖北记者站](#) [青海记者站](#) [江苏记者站](#) [吉林记者站](#) [山东记者站](#)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学科频道](#) >> [跨学科](#)

跨文化看教育人类学

2011年06月02日 16:06 来源： 作者： 浏览： 次 [我要评论](#) 字号：大 中 小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1 2 版跨学科研究文章之一

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是跨学科的，对其他学科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它也是跨文化的，对其他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色持着积极肯定的态度和怀有谦虚向学之心。

从根本上说，教育人类学是一门以比较为基础的学问。教育人类学家正是通过对教育活动作出跨文化比较，并探究和理解教育的性质从而为人类的知识积累和实践改革作出贡献的。许多年来，教育人类学家都将“文化的棱镜”聚焦教育活动及其自然生物与社会文化的谱系和脉络。

尴尬背后：“教育人类学是什么”

在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不得不无数次地向我的研究对象阐释“你是干什么的？”和“你来这里干什么？”之类的问题。结束田野调查，回到象牙塔，照样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同为教育人类学者，也未必就有对教育人类学的“共识”。

其实，教育人类学只是一个学术分类和知识建构的标签，它的背后隐藏着人类更为根本的知识——关于分类的社会文化肌理的知识。关于“教育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答案”，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人类学”，都受其历史传统、时代需求和学术认同等诸种力量的独特形塑。

多元建构：谁的教育人类学

教育人类学，正像它的母体学科——人类学那样，是一个有着较为鲜明的国别特点的学科。教育人类学这个学术标签最早是由被誉为“俄国教师的教师”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将生前只完成两卷写作的三卷本巨著命名为《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这是一本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去了解人的特质的著作，以使其区别于德国学者约翰·菲力德利赫·赫尔巴特的科学取向的“教育学”。现在看学科史源头，才发觉教育人类学这个学科门类很可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

在美国，“人类学与教育”作为跨学科领域，虽然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叶对印第安人等族群教育的文化描写，但其正式确立却是以1954年“斯坦福大学教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20世纪70年代

最新文章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清官廷乐历



题：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清官廷乐历经百年沧桑薪火相传 ” 清音会…

- 2200年前棠邑城遗址将重现 曾
- 新概念作文大赛“造星”能力不如
- 传统诗词创作，民间逆生长
- 网友用文言文翻译英国歌曲 含蓄
- 准确预报天气有多难
- 古时杭州西湖到底什么样？

热点文章

[最多阅读](#) [最多回复](#)

- 1 言语交际学：理论基础实 应用
- 2 健康经济学真正建立的标志
- 3 跨文化看教育人类学
- 4 人文社会科学方法之中西差异
- 5 以法律规范产业发展——韩国文
- 6 人力资本、终身教育与创新理
- 7 认知生态学：认知科学研究的新
- 8 商业健康保险：医保改革的重要
- 9 新加坡养老基金管理制
- 10 高研院：构筑真正的学术“象牙

订阅

新闻邮件

欢迎订阅中国社会科学新闻邮件产品

[注册](#)为会员可免费享受更多新闻邮件

报刊



之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教育人类学得到了急速的发展，人类学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被应用到教育领域，代表人物有斯宾德勒夫妇等人。20世纪70年代之后，学术性和理论性的教育人类学迅即崛起，大大改变了教育人类学作为“应用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在“学术金字塔”里的“劣等形象”，代表人物有奥格布等人。美国教育人类学以田野民族志为方法论核心，经验色彩浓厚，根植于母体——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中，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的有益养分，以“教育与分殊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为核心主题。

与美国不同，在德国教育人类学的哲学思辨色彩非常浓厚，这与其深深得益于人类学（更具体地说是哲学人类学）和教育学密切相关。德国的人类学承袭了古希腊的观念，作为关于人的学问，其含义极为宽泛。因此，教育人类学主要吸收心理学和生理学的有益养分，目标是建立“人的理想图像”。1960年代中期之前，该学科处于探索初创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学派，之后学科体系逐渐成熟，诸种理论主张得到系统阐述，不同学派先后登上学术舞台，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与美国和德国的教育人类学更为不同的是西班牙的教育人类学。根据曾担任过欧洲比较教育学会主席的西班牙比较教育学家加里多在其名著《比较教育概论》中的描述，教育学各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是教育过程，存在着一个研究教育过程的“主体”和“参与者”之实际状况的“教育人类学诸学科”，由四门分支学科构成，分别是教育生物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家介入教育研究后所作知识贡献的一种集合。他引用了人类学家尼克尔森在其《人类学与教育》中的概括，认为人类学家的任务是“比较人与人之间的异同”，他们“可以通过对人类行为作出跨文化的理解并认识文化的性质而为教育作出贡献”。

建设“包容他者”的中国教育人类学

教育人类学登上中国学术舞台，不到30年时间。目前，教育人类学根据其学科认同，可划分出两种取向：一种是主要从事规范研究的、认同教育学的教育人类学；一种是主要从事田野研究的（又可细分出民族志研究、叙事研究和案例研究三种主要研究策略）、认同人类学的教育人类学。当然，这两种取向也并非泾渭分明，例如它们都统一到教育人类学是人类学和教育学交叉互动后形成的边缘学科这一观念之下。

西方教育人类学实际上由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人类学组成，它们各有其历史传统和现实特色，“近似”但不“相同”。

与欧洲的诸多现代学科出自哲学的传统不同，中国的学术传统是“史外无学”，中国的教育人类学自然不能无视五千年的教育智慧和 Cultural 知识的积累。无独有偶，德国教育人类学家武尔夫对哲学人类学支持下的德国教育人类学忽视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条件表示不满，进而提出“教育人类学是一种历史文化人类学”的主张，并突破哲学思辨法和规范研究程式，对美国教育人类学的田野民族志和跨文化比较的经验研究传统表示肯定。即使发达如德国教育人类学，也相当依赖“包容他者”的学科发展路径。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自然也应不断“自我解放”和开拓创新，在回应现实需求和学术挑战之路上踩出自己的“印迹”。

教育人类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它是跨学科的，对其他学科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它也是跨文化的，对其他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学科特色持着积极肯定的态度和怀有谦虚向学之心。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巴战龙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 [中国社会科学网](#) - [中国航空新闻网](#) - [人民论坛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0184

京ICP备11013869号-1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 zzszbj@126.com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1号楼11-12层 邮编: 100026